

# 现代日本小说集



## 总摇序

《苦雨斋译丛》新的一辑，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诸书体裁不一，《如梦记》是“写生文”；《两条血痕》是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石川啄木诗歌集》则如书名所示，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诗”与“歌”又实为两种形式。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及《两条血痕》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翻译《如梦记》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即如其所说，“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如梦记 第一章附记》）；至于《石川啄木诗歌集》，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虽然周氏明言“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除个别篇目外，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按照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三期”，即“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一九〇六年～一九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1tongbook.com](http://www.e1tongbook.com)

二五年)。”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一九〇六年，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五年后回国，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他在《苦茶随笔·与谢野先生纪念》中说：“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

“五四”之后，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现代日本小说集》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为目的，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小说集》别取“普通被称作日本自然派小说家的先驱”的国木田独步两篇作品，不过所看重的是他有别于自然主义作家，而与夏目漱石、森鸥外等相一致的倾向，乃是将其视为反对自然主义一派的先驱，一并予以介绍。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

期方法，可以说《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企图全面介绍“第三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自然主义文学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周作人所译《两条血痕》一书和收入《陀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一九二一年）、《啄木的短歌》（一九二二年），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一九二二年），其实也是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补充，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了。以后周作人译《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

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第一期”（一八六八年～一八八六年）和“第二期”（一八八七年～一九〇五年）的作品，周作人虽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有所介绍，却很少动手移译。“第三期”终止于大正末年，嗣后周氏并未“与时俱进”。正如《苦口甘口·我的杂学》中所说：“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继而更写一篇《明治文学之追忆》，对此详加说明。多年后又在私人通信中概括为：“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致鲍耀明）所谓“现代文学”，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即吉田精一所说“第四期”（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和“第五期”（一九四六年以后）在内。周氏著文涉及这一时期文学，视野仅限于几位仍然活跃的老作家，如岛崎藤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

等；昭和年代崭露头角的人物，像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新兴艺术派的龙胆寺雄、舟桥圣一等，则无只字评论。至于晚年翻译战后作家壶井荣的《橡皮底袜子》（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周丰一译《反抗着暴风雨》一书）、西野辰吉的《美系日人》和《烙印》（分别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和八月二十一日香港《文汇报》，署周丰一译），大约与替出版社校阅高仓辉著《箱根风云录》、德永直著《静静的群山》相仿，属于“为稻粱谋”。

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正与鲁迅完全一致。后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鸥外的也只将《~~穴藏~~译了一小部分（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北新》第二卷第二十一期），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和森的《游戏》、《沉默之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有如此前《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只收录鲁迅所译部分一样，现在《苦雨斋译丛》亦只收录周作人所译部分，然而此皆囿于体例之举，读者仍以一并读之为宜。

二十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后来他说：“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立春以

前·明治文学之追忆》)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态度就不太一样。曾说:“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苦竹杂记·冬天的蝇》)虽然动手翻译过的完整篇章,惟有永井的一则《地图》(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饭小品》第五期),但是对于永井的随笔集《日和下驮》、《冬天的蝇》,谷崎的随笔集《青春物语》、《摄阳随笔》,都予以很高评价。《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说《武州公秘话》所写内容为例,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大正两朝文学,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如梦记》,且以“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自许,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

周作人曾在《苦口甘口·怠工之辨》中说:“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这启发我们,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偏嗜”,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学,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充实,最多彩,产生了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之时期”。《苦雨斋译丛》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

总摇序

---

止庵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

## 序

我们编译这部小集，本可以无需什么解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关系，欧洲人要翻译他颇不容易，所以不甚为世间所知。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现在能够编成这部创始的，——虽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无非只是利用我们生在东亚的人的一个机会罢了。

我们现在所要略加说明的，是小说的选择的标准。我们的目的是在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所以这集里的十五个著者之中，除了国木田与夏目以外，都是现存的小说家。至于从文坛全体中选出这十五个人，从他们著作里选出这三十篇，是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我们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如岛崎藤村、里见弴、谷崎润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诸人，本来也想选入，

只因时间与能力的关系，这回竟来不及了，这是我们非常惋惜的事。

还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顺便说明，便是这部集里并没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初十”，盛极一时，著作很多，若要介绍，几乎非出专集不可，所以现在不曾将他选入。其次，这部小集原以现代为限，日本的现代文学里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决定论为本的悲观的物质主义的文学可以说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因此田山花袋的《棉被》（云冈）等虽然也曾爱读，但没有将他收到这集里去。

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余是我所译的。我们编这部集的时候，承几个日本的朋友的帮助，总说一句以志感谢。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周作人。

## 目 录

少年的悲哀（国木田独步） .....	员
巡查（国木田独步） .....	苑
金鱼（铃木三重吉） .....	苑
黄昏（铃木三重吉） .....	猿
照相（铃木三重吉） .....	苑
第二的母亲（武者小路实笃） .....	愿
久米仙人（武者小路实笃） .....	远
亡姊（长与善郎） .....	缘
山上的观音（长与善郎） .....	苑
到网走去（志贺直哉） .....	愿
清兵卫与壶卢（志贺直哉） .....	猿
深夜的喇叭（千家元） .....	苑
蔷薇花（千家元） .....	愿
小小的一个人（江马修） .....	苑
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佐藤春夫） .....	猿
“黄昏的人”（佐藤春夫） .....	缘
形影问答（佐藤春夫） .....	员
雉鸡的烧烤（佐藤春夫） .....	猿
乡愁（加藤武雄） .....	猿

现代日本小说集

---

附录..... 源

跋 ..... 止庵 源

源

# 少年的悲哀

国木田独步

“少年的欢喜倘是诗，少年的悲哀也是诗。宿在自然的心里的欢喜若是可以歌的，那在自然的心里低语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总之我现在想将我少年时候的悲哀之一，讲给诸君听。”……一个男子这样的说。

“我从八岁起到十五岁止，养在叔父的家里；其时我的父母都在东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个大家，有许多山林田地，家里的男女用人，平常也总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乡村里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不得不感谢他们的好意。倘若我八岁的时候同父母一起住在东京，我今天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罢。无论如何，我的智识即使比现在或者更进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从一卷威志威斯（~~宰候~~ ~~宰候~~），享受高远清新的诗思罢。

“我在山野间随意奔走，过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

员

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树林，有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远便是濑户内海的湾港。山野，树林，溪泉，河海，都于我没有一点不自由的地方。

“我记得这是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名叫德二郎的用人来约我，说今夜带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么地方？’我问。”

“‘你不必问什么地方。无论那里，都有什么要紧呢？阿德带你去的地方，没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说。”

这德二郎在那时大约二十五岁，是一个倔强的少年；原是孤儿，从十一二岁的时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里做事。颜色浅黑，容貌整齐，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着歌劳动，兴致总是很好。不但他的样子常是高兴，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说在孤儿里是很难得的，本地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但是对叔父和叔母，须得秘密才好呢，’德二郎说了，便唱着歌爬上后山去了。”

“这正是盛夏中间，月色鲜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后面，来到田间，沿着稻香馥郁的田塍走去，走上河边的堤上。堤比别处原要更高一级，所以上了这堤，便可以望见广漠的田野的一面。这虽然还是黄昏时候，高寒明净的月光，漫尽山野；田野尽头冒着薄雾，如在梦里；树林含烟，仿佛浮着一般；低的河柳叶尖的积露，珠子一样的发光。小河的末尾便是湾港了，正满涨着晚潮。用船板拚合了驾着的桥，这时候看去忽然觉得很低，便因为水面高了的缘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里了。”

“堤上虽有微风，河里却毫没有波纹，水面像镜子一

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堤，解开系在桥下的小船的绳索，一脚跳下去；本来静着的水面，这时候忽然起了波纹了。

“‘哥儿，快点快点！’德二郎催着我，便驾起橹来。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这小船已向着湾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渐渐的同湾港相近，河身也渐渐的广阔起来：月将他的清光浸在河面，两边的堤愈走愈远，回顾上流，已经被薄霭遮掩，我们的船早已进了湾港了。

“在这时候横渡这湖一般广阔的湾港的，只有我们这一只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声，只用了小声唱着歌，静静的摇橹。退潮的时候差不多像沼泽一样的湾港，现在因为高潮与月光，完全变了模样，在我看去也觉得不是平常见惯的那泥臭的湾港了。南方山影，阴暗的倒映在水里；东北两面的平野上，月光苍茫，更辨不出那里是水陆的界线；我们的小船，正向着西方前进。

“西方是湾港的入口，水狭而深，岸促而高；在这里下锚的船数目虽然不多，形状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装的货物是此地出产的食盐；此外本地的做朝鲜贸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颇不少，也还有往来内海的客船。两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据山临水，约有好几百户。

“从湾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灯高高的点着，几乎疑是星光；灯影低低的映着，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里，看去真同绘画一般。

“小船渐渐前进，这小港里的各种声音也愈加听得清楚了。我现在虽然不能将这港的光景详细说明，但是那夜的情

形还是历历的在我眼前，可以说个大略：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里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里的人走出门外来，临海的窗户也都开了。灯火在风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夹着三弦的音的喧笑的声音从临水的妓楼起来，很是快乐热闹的样子；但包住这一幅繁华的画图的寂寥的月色，山影与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记。

“在帆船的影底下钻过去，德二郎便将小船在一处阴暗的石级面前停住了。

“‘请上来罢！’德二郎对我说。他只在堤下说了一句‘请下船罢’，以后在船里不曾开过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话出了小船。

“德二郎系了船索，也跨上石级，尽向前走去，我也不作一声，只跟在后面走。石级宽不到三尺，两旁都是高的墙壁。我们走完了石级，似乎到了人家的一个院子里了。院子的角里放着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围着；一面的板壁上边，露出繁茂的树顶，似乎是一株香团树。月光印在地上，寂然无人。德二郎暂时立定，仿佛静听模样，随即走近右边的板壁，向里推去；原来这里是一个小门，那扇黑门便一声不响的张开了。门里面就是一座楼梯。门开的时候，便听得有脚步声悄悄的下那楼梯来。

“‘德爷么？’一个年青的女人窥探着说。

“‘等了好久了罢？’德二郎对女人说，又回顾着我道，‘哥儿也带了来了。’

“‘哥儿请上来罢！你也快点上来，在这里耽搁是不行的，’女人催着德二郎，他便走上楼梯去，只对我说了一句，

源

“‘哥儿，这里暗呢。’他同女人已经上了楼，我没法也只得跟着爬上暗而且狭，又颇峻急的楼梯去。

“原来这家也是妓楼之一，现在女人引导我们进去的屋子是临海的一室，凭栏望去，不但港内的情形，就是湾港的内部，田野的尽头，以及西边的海岸，都能看见。但是这间屋里铺着的六张席子已经古旧，看去不像是一间华丽的屋子。

“‘哥儿，请这里坐。’女人将垫子掷在栏杆底下，又拿了香橙与各种果子点心劝我吃。打开间壁的门，那边预备着酒菜；女人便搬了过来，同德二郎对面坐下。

“德二郎现出平常没有的懊恼的样子，将女人所斟的一杯酒一口喝干了，注视着伊问道，

“‘终于决定在几时了？’

“这女人大约十九或二十岁模样，脸色苍白，仿佛毫无力气，我看了几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数着说，

“‘明天，后天，大后天；决定在大后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点迷惑起来了。’说着垂下头，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这时候独自斟酒，尽量的喝下去。

“‘到了此刻，岂不是没有法子了么？’

“‘这虽是如此，——但想起来觉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的多呢。’

“‘哈哈，……哥儿，这个姐儿说死了好，你看怎样办呢？——喂，喂，前回所约的哥儿现在带来了，你不好好的看么？’

“‘我从先便看着呢。心想这长的真像，正佩服着哩。’女人说了，含笑向我注视。